

測鑑類函纂要

陳雨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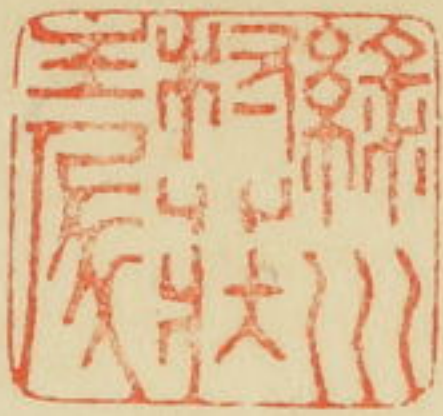


六

1加3
104
6



門 1 加
號 104
卷 6



淵鑑類函纂要卷之六

播磨 養齊藤江浩 撰夫纂輯

禽

鵬 說文朋。鵬皆古文鳳字。鳳飛群鳥從之。故以朋

為朋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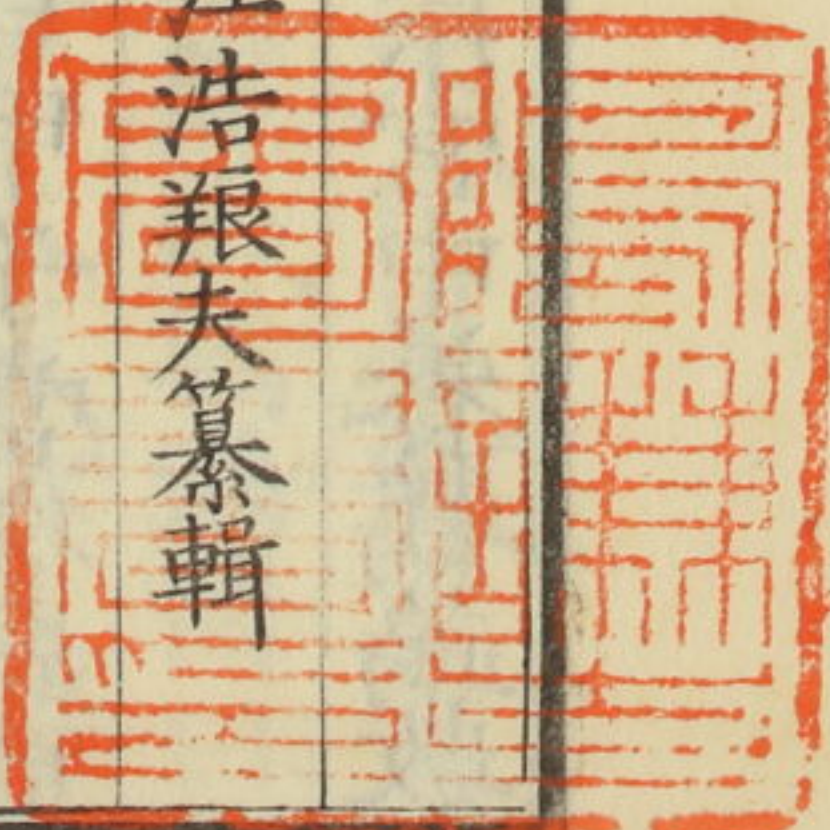
仙禽胎生

墨客揮犀。彭淵材迂濶好怪。常畜兩鶴。

客至。跨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竟，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鶴亦破道，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誤。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

以朋為朋黨字

彭淵材鶴經



丁謂好鶴

王母青鸞、紹蘭
燕子、晁采、白鶴
皆寄書致遠

鶴背作字

鶴相

丁謂為昭應宮使，每醮祭，奏有鶴盤舞，人以其為丁令威之裔，又好鶴，號為鶴相。

晁采白鶴

內觀日疏，晁采畜白鶴，名素素，一日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致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頭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絕句，系於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蘓耽化鶴

列仙傳：蘓耽去後，有鶴集郡東門樓上，口畫作字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當復歸，咸謂是耽。

鸚鵡問安否

綠雪亭雜言：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

不口
鸚鵡問高宗安

賈人聞鸚鵡語
放籠

鸚鵡問故主

邵氏聞見錄：關中賈得鸚鵡於隴山，

能言愛之，賈偶以事陷縲紲，既脫而嘆快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籠閉累年，奈何？賈即放之，後其儕輩過隴，鸚鵡必於林間致聲，問其故主也。

百皆能言。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曰：思鄉，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者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者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一作

徽宗

鷹隼羽文有八卦之象

虎豹鷹隼積怒生金剛力

劉聿墜於懸崖執鷹雛

鷹隼羽文 抱朴志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說者謂鷹隼之羽文有八卦之象
虎豹積怒 裴氏新書虎豹無事行步者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夢然故積怒而後金剛生焉

鷹雛 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於界山懸崖自縋而下以取鷹雛欲至而繩絕落於樹枝間下皆壁立進退無所據大鷹見人啣肉不至巢所乃投肉下聿接取肉餒雛已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以繫鷹之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

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海鷁能辟蛟螭患

海鷁 宣室志薛嵩鎮魏時鄴人養鷹神俊莫比有外國人見以繒百餘為直鄴人念此不知其用其人曰此海鷁也能辟蛟螭患先是鄴城南坡蛟常為患鄴人遂持往忽投坡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蛇自是鄴永無其患

陸氏鷹猴戰

畜猴 呂次儒義鷹記肝南陸氏畜猴見婦女必跳梁陸氏謀拊之未施手而猴先驚避登屋比夜寂輒潛下取飲食會少年臂鷹來陸告以猴害少年

許為捕之。即據高隅放鷹。鷹摩空下。瞰猴伺鷹。畜近舉。瓦以扞身。鷹不能得。即穿雲而逝。主客不知所為。明日忽聞空中鈴聲。仰瞻之。乃鷹也。方復下擊。猴乃用前計。鷹揚翮以過。後一鷹繼至。猴不疑也。遂中其擒。蓋少年之鷹。招之來助者也。

神鵬

錄異記。東學山前有神鵬。常護洞前人。或侵犯者。神鵬擊之。立致殞斃。古有道流刻五石人。致於山上。民有鋤禾者。為鵬所驚。走避於石人之下。置笠於石人頭上。鵬即擊之。石人頭殞。今見在其山下。

東學山神鵬擊人

山下

落鷹殿

朝野僉載。唐太宗親一白鵬。號白將軍。取

鳥常驅至殿前。然後繫殺。故名落鷹殿。

蒼鵬暖鳥

又曰。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鵬。集

重閣。每有鵠數千。鵠冬中。每夕即取鵠以暖足。至

曉放之。而不殺。其餘鷹鵠莫敢侵之。

鵬擲卵

東齋紀事。范蜀公見二鵬。擲卵相上。下接

之。蓋習飛也。其胎教之意乎。

雀為佳賓

潛居錯。昔有人好客。夜夢有佳賓。喜甚

詰且汎掃以待。果有一客至。談論甚旨。已問主人

平生何物最好。主人曰。好彈。方取弓理弦。遂化雀。

蒼鵬冬中每夕取鵠暖足至曉放之

類字鷹詞云空

互留鷹乃一夜乃温免鳥放都

心茂情計奈留

邊志

鵬擲卵習飛亦

為胎教

佳賓

飛去後人因呼雀為佳賓。

鵲為神女語表白文

鵲

奚囊橘柚袁白文七月六日過高唐遇兩宿於山家夜夢女子甚都自稱神女白文欲留之神女曰明日當為織女造橋違命之辱白文驚覺天已辨色啓牕視之有群鵲東飛有一稍小者從牕中飛去是以名為神女也。

五雀六燕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故陸佃謝吏部尚書表云六燕相停試詮衡其輕重一鴻遼遠審別其飛翔。

弱竹彈兩燕

後魏李惠為雍州廳事有燕爭巢聞

李惠依燕爭說獄理

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竝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咲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郡下服其深意。

堂燕致書

紹蘭係書燕足致夫婿

天寶遺事長安富商任宗為賈湘中數年不歸其妻紹蘭觀堂燕長吁語曰我聞爾從東海來往復必經湘東我婿離家數年欲憑爾付詩任郎可乎燕即飛下紹蘭作一絕云我婿去重湖臨牕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將詩系燕足燕遂飛鳴而去時宗在荊州忽有燕繞身而飛

止於肩，足有小封，乃妻所書也。宗感而泣，下次年歸。

鴻鳩雄呼晴雌呼雨

鴻鳩逐雌

天將雨，鳩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許表

明詩曰：作禽莫作鴻鳩婦，一生離別隨風雨。或云：雄呼晴，雌呼雨也。

肉寄生

清異錄：章貢小蒙川蘓氏山林多鳩，賓客

滿坐，可悉厭飲，一網數十百，咄嗟可辨，其黨戲之曰：君家肉寄生也。

雞朱朱

風俗通呼雞曰朱朱，俗云相傳雞本朱氏

翁所化，故呼曰朱朱也。說文謂之讀若祝，音似禽鳥和順之意，則朱音似

獲鳩多也

朱曰雞，朱氏翁所化

魚目不瞑，雞好邪視

魚瞰雞睨

王褒曰：魚瞰雞睨，李善以為魚目不瞑。

雞好邪視

雞寒上距

鴨寒下嘴

老學菴筆記：淮南諺曰：鷄

鷄上距，縮一足也。鴨下嘴，藏其味於翼間也。

寒上樹，鴨寒下水，唼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雞寒上

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其味於

翼間。

白團

雞卵也

鴻雁三同三異

博物志：鴻、鴈、三同三異。秋來賓，一

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也。

鷄卵

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群而鴻寡侶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漢三異也

取雁應先欺雁奴

雁奴 玉堂間話曰雁宿于江湖沙渚中動計千百

大者居中令雁如圍而警察捕者候陰暗無月時藏燭器中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及則略舉燭便藏之雁警叫大者亦警頃之復定又復前舉燭雁如久警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雁奴兼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俱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群中亂擊之所得甚多

唐高宗苑中獲

白雁為婚贄 唐書高宗太子弘納襄居道女為妃

白雁以為婚贄

所司奏以白雁為婚贄會苑中獲之帝喜曰漢獲朱雁遂為樂府今獲白雁得為婚贄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帝謂侍臣曰東宮內政吾無憂矣

軍驍勇者黥雙雁

雁子都 五代史梁攻襄鄆鄆州朱瑾募其軍驍勇

者黥雙雁于其頰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號落雁都以朱漢賓為指揮使

漢賓善射嘗出獵指一飛雁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時無識者人異之由是人號朱落雁

稅鴛卵 聞見錄李先主以國用不足稅民鴛卵出

雙生者柳花為絮者伶人獻詞云惟願普天多瑞

稅鴛卵双生者柳花為絮者以足國用

慶柳條結絮鵝雙生

童驅鸞鴨

魏陸昂出見童驅鸞鴨輒問曰不曾使

隣人惱否故杜詩曰不教鸞鴨惱比隣

鴨能人言

陸龜蒙有閨鴨闌一旦驛使過馬挾彈

斃其尤者陸曰此鴨善人言見欲上進奈何斃之

使者盡以囊中金窒其口徐問人語之狀陸曰能

自呼其名耳使者憤且咲拂袖上馬因還其金曰

吾戲耳

蒼鶴二八

唐子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

雨有群鶩成列飛翔而過此偶尔也何異蒼鶴二

杜詩不教鸞鴨惱比隣

陸龜蒙戲驛使

謂鶴也

石林賀新郎

剪鸞鶴舌效人語聲

八也晉平公鼓琴有黝鶴二八而下啣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咲穆天子傳天子飲于孟氏白鶴二八至於巨蒐氏巨蒐氏乃獻白鶴之血又韓子曰師曠鼓琴而歌

黝鶴二八從南方來云

瓦亭仙 清異錄鶴多在殿閣鳩尾及人家瓦獸結

窠故號為瓦亭仙

流鶯不解語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賀新郎詞

首云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詰之石林云流鶯不

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

鸚鵡效人語

晉司空桓豁剪鸞鶴舌教學語遂能

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

似有生。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納頭甕中，以效焉。

謝豹 老學庵筆記：吳人謂杜宇為謝豹。杜宇初啼

謂杜宇
又謂笋曰謝豹
笋

時，漢人得蝦，曰：謝豹。市中賣筍，曰：謝豹笋。

姑惡 范成大姑惡詩序曰：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

水禽也，婦死所
祀

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東坡詩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此句可以泣鬼神。余行苦雲，始聞其

聲，晝夜哀厲不絕，客有惡之，以為此必子婦之不

孝者。余為後姑惡詩曰：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辭。

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姑不惡，婦不

死，與人作婦，亦大難。已死人言尚如此。

顧觀驅黃雀 宋書顧觀好學，年六七歲，使田中驅

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

乃止。

獸

獅子以掌擊鷄
鴨諸禽而吹之
毛羽紛然脫落

獅子

輟耕錄元時大會群臣盡出諸獸於萬歲山
若帝豹熊象之屬一一置列訖然後獅子至身材
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猓豹諸獸見之畏懼俯
伏不敢仰視及各飼以鷄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
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唯獅子則以掌擊而吹
之毛羽紛然脫落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

象

明皇雜錄明皇每賜舖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
或舞祿山反盡驅入洛陽一日大設聲樂出象給
蕃胡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

安祿山象不拜
舞

舞左右教之象皆瞠目憤怒無拜舞者祿山慙怒盡坑殺之

象膽隨四時在四足

象膽 類苑宋淳化中上苑一象斃太宗命取膽不

獲徐鉉曰當在前左足果得之上問其故鉉曰象

膽隨四時在足今方春故知之 酉陽雜俎曰象

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

如龜無定体也

兔馬象渡河 內典同在佛前聞說一味之法所証

各有淺深譬兔馬象渡河兔渡則浮馬渡及半唯

大象徹底截流有異耳

兔渡河則浮馬渡及半唯大象截流

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

二盲摸象 僧頓法師三破論有二盲摸象得耳者

云象如簸箕得鼻者云象如春杵雖得象一方終

不得全象之實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象鞋 宋華視聽抄象鞋者用香木當其中鑿深窟

方容其足中植大錐其末上向窟之外周圍浚鑿

之如今唾盂而加峻密密埋其往來之所以草覆

之儻投足木上必滑下窟中其既着錐洞貫其足

不能自拔即仆負其痛不能食展轉謂之著鞋然

猶能以牙傷人人未敢逼近數日後稍困則衆槍

攢殺之而分其肉

著鞋

象脫其牙則深藏之

象藏牙 沈懷遠南越志象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爾窮其主乃止元稹詩野象埋牙刷石磯

雄象得油四十八大甕

象油 癸辛雜志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允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已就殺允得油四十八大甕

李父李耳席也又作狸兒

李父 李耳 本草釋名曰楊雄方言云虎陳魏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按李耳當作狸兒蓋方音轉也今南人猶呼席為猫即此意也郭璞謂席食物值耳則止故呼李耳觸其諱應劭謂南郡李翁化為席故呼李耳皆穿鑿不經之

犀角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寓成形

說也

犀角寓成形

世言犀望星而星入續夷堅志凡犀

角遇山川日月草木鳥獸隨寓成形惟韓魏公琦

犀角帶中央一片乃鹿啣花孝宗犀帶一片乃南

極老人像

水牛與虎格

水牛

夷堅志建章民畜一水牛甚大淳熙乙亥冬

忽失所在遍索不得後三日有樵夫曰尔牛過汝

嶺正見席牛倚石崖下臨席席作勢相拒衆莫敢

逼奮刃直前將刺席則牛席皆已立死時方盛寒

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昇歸屠剝之視其肉席無

他異獨牛之心胆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而震懼至是矣

荆楚之地鹿似馬

馬鹿 爾雅古稱馬似鹿今荆楚之地其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趙高指鹿為馬蓋以類耳

麋至死不悟

麋 柳文臨江人得麋畜之日抱就犬習之稍使與之戲麋稍大忘已之麋也抵觸偃卧犬亦恐主人與之俯仰甚善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走欲與戲犬見而喜殺食之麋至死不悟也

鹿主尾所轉駉鹿視為准

麀 名苑曰鹿之大者麀弱鹿隨之視麀尾所轉為

麝覆臍珍其貨也

准於文以鹿从主古之談者揮焉取諸此也
麝 麝常食柏及噉蛇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臍內急痛自以足剔出置尿管內覆之皆有常處與象之藏齒犀之藏角皆珍其貨也

麝死拱四足保其臍

麝死 麝絕愛其香每為人所逼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繫且死犹拱四足保其臍李商隱詩投巖麝自香

猴母搗為其子報讐

猴母 昔人有畜子母猴一日為下搏其子對母食其腦啄其髓母哀鳴不食徑於厨中取肉一片戴頂上往中庭似有所伺為果來搏食乃兩手搗擘

其翅齧腦食髓衆快之

猩々

獨異志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并

猩々以獻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

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猩々悲啼而去

猩々血

裴炎曰阮汧曾使封溪邑人云猩々在山

谷間常有數百為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

愛著屐里人織草為屐更相連結猩々見酒及屐

則知設者祖先姓名及呼名云奴欲殺我舍爾而

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之及飲甘味逮乎醉

因取屐而着之乃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

囊中猩々能語

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肥泣而
遣之或刺其血問爾與我幾許猩々曰二升果足
其數若加之鞭箠而問之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
弗如此未肯頓輸

獺膽分杯

叙例曰獺膽分杯常試不驗惟塗於盞

唇但使酒高於盞面分杯亦古今傳訛也

睢陽咋狐犬

廣異記睢陽郡宋王塚旁有一老狐

每至衙中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塚上狗列其

下東都王老有双犬能咋魅前後殺魅甚多宋人

相率以僱犬咋狐王老牽犬往犬乃徑詣諸犬之

獺膽塗於盞唇
酒高於盞面

世人不了事為
睢陽咋狐犬又
云羊公雀

月金史

卷六

獸

一

下伏而不動今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睚

陽咋狐犬世說劉爰之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

望遂名之為羊公雀昔羊叔子有雀喜舞嘗向

狐神朝野僉載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當時有

詩曰無狐魅不成村

貉睡墨客揮犀貉行數十步輒睡遇物輒驚起既

行復睡又曰貉好睡故人好睡者謂之貉睡俗作

渴睡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聾也

禮蠶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則交其前足拱而如

揖乃竟入穴即詩所謂相蠶有休韓文所謂禮蠶

世人好睡者謂

禮蠶拱而立

拱而立者也

鞭擊猫范蜀公紀事曰鞭以箠愈久愈潤澤堅韌

以擊猫則隨節折裂老學庵筆記功竹杖擊狗皆

節節斷折物理不可推者薄荷醉猫死猫引竹

伯樂相馬韓子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

愛者相駑馬以千里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

多也

馬癖馬癖記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

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

嬌鞍中秋則玉籠總絡頭重九則蟬兒鐙春秋社

功竹擊犬節竹

斷折

死猫引竹

王武子馬癖

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玉鞍，每節則飼馬以明沙豆，蓄薇草。

印牧馬

唐六典：凡在牧之馬，皆印。印石膊，以小官

字，九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稱，則量其力，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膊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左髀。官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類也。

唐鮑生以妾換馬

香暖深閨未厭大桃之色，風清廣陌聽噴玉之聲。

寧王并二馬優劣

以妾換馬

異聞錄：唐開成初，有鮑生，多畜聲妓，外

弟韋生，有良馬數匹。韋見鮑欲馬之色，曰：能以人換乎？鮑出二妓，韋以紫叱撥酬之。俄有二客至，以妾換馬為題，共賦。一曰：香暖深閨未厭大桃之色，風清廣陌曾聽噴玉之聲。一曰：香散綠鬢意已忘，於髮髮汗流紅額愛無異，於凝脂。客自稱江淹謝莊也。獨異志：曹彰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撰。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白鵝。

二馬優劣

集異記：寧王方集賓客，有人呈二馬，一

索千緡一索五百王於堂中閱視如言付之座客視之不相上下莫測其價之懸殊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回謂座客曰辨優劣否皆曰不知王指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指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第其價之高下座客乃服

綠耳梯

清異錄江南後主後園觀桃花妃侍焉意

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宜春王從謙乘駿馬擊毬乃引鞚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宜春王五之綠耳梯

綠耳為四足仙人我此兩脚餓鬼

四足仙人

又曰魯人東野賓王適吳至盱眙村店

使僕夫糴米拾薪俱未來而馬既脫鞍解絡飽於芳草矣賓王羨嘆曰綠耳爾為四足仙人我是兩脚餓鬼

小烏馬稱也

馬願封官

楓牕小牘徽廟有平日所愛小烏一日

宣召其馬至御前馬足不敢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馴時園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封供奉况使小烏白身耶勅賜龍驤將軍然後帖然就轡

李白跨驢

撫遺李白失意游華山縣宰方開閣決

李白華山跨驢過門

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不知太白也怒引至庭下
曰汝何人輒敢無禮曰乞供狀無姓名曰曾用龍
巾拭淚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
尚容走馬華陰道士不許騎驢

賣驢

文簡公驢兒喫至尾

程頤家世旧事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惟
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
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肴欲觀
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明駝

明駝千里脚

西陽雜俎曰木蘭篇明駝千里脚明字多誤
作鳴駝卧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呼駝為山驢王

山驢王

南部新書曰梁人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
州座上佯不識駝呼為山驢王遂阻三車之拜

相牛經

自寧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
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
其後王愷秘其書

牛黃

燕間常談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縣時
部下提舉司科買牛黃督責甚急州縣苦之汝霖
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
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脂無黃可取使者
不能詰一縣獲免

李德裕食萬羊之兆

食萬羊 宣室志李德裕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當南行萬里公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究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我元和十三年為丞相張公從事嘗夢行晉山山上皆羊牧者曰此侍御平日所食羊吾識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乎後旬余或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

張齊賢食料羊

戶竟歿於荒裔

料羊 清波雜志宰相張齊賢布衣時嘗游嵩岳醉卧巨石夢人驅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嗽世無比者此與李德裕謂平日當食萬羊之兆符合

佛前羊心 輟耕錄元朝允帝即位必先受佛戒至

文帝初入戒壇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為供因問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有用人心肝者有諸答曰有之凡人萌殘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上再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

羊曾害人乎

馮翊白沙龍為飲食第一

寶儼學士羹

白沙龍 清異錄馮翊產羊名白沙龍膏嫩第一言飲食者必推馮翊白沙龍為第一

雙暈羹 又曰寶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愈之勸令頻食羊眼儼終身服之其家名雙暈羹世人有呼為學士羹者

羊腰腎羹 山房隨筆曰辛稼軒帥浙東時晦庵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云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寒甚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

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後物也隨樽酒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

與羊謀羞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為司徒而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羊謀羞哉

羊蹈菜園 啓顏錄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藏神曰羊蹈破菜園矣

犬吠屠人 程氏遺書曰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

周人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

非也。此正如海上鷗耳。

乘白馬出關

白馬非馬

新論曰：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

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

難以奪實也。

訓狐

烏臺詩案曰：蘇舜舉知臨安縣，獻役鈔規例

不知是非者謂訓狐

於轉運副使王庭老，王不喜，命急足押出城，後遇

蘇軾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蘇問訓狐事

舜舉云：自來聞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為旦，日入為

夕，蝠以日入為旦，以日出為夕，爭之不決，訴之鳳

凰，至路次逢一禽，語燕曰：不須往訴鳳凰，渴睡却

是訓狐權攝意，以訛庭老，如訓狐不知是非也。蘇

贈舜舉詩曰：鋪糟睡方熟，酒酒喚不醒，奈何效燕

蝠，屢欲爭晨暝。

房瑄將赤金鉢為偽龍吟

龍吟 靈恠錄房瑄嘗修學終南山谷中忽聞聲若物戛銅器之屬問父老云此龍吟也不久雨至矣瑄望之冉冉雲氣游湯果驟雨作自爾再聞徵驗不差後將赤金鉢戛為偽龍吟

老蛟化為婦人

老蛟 北夢瑣言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白某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役夫鉤至岸濱忽為大蛇沒至潭中白以為不祥因而致疾愚為誦岑參賦云瞿塘之東下有千歲之老蛟化為婦人彩服靚莊游於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疾尋瘳

螂蛆蟾蜍蛇三物相值

螂蛆搏蛇 三教珠英曰土勝水故螂蛆搏蛇舊說蜍食螂蛆螂蛆食蛇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先動

白疊試蛇辨唯雄

辨蛇雌雄 瑣碎錄辨蛇雌雄以細軟物停蛇著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經律云白疊試蛇俱住不同也

見兩頭蛇無禍

兩頭蛇 嶺表錄異兩頭蛇嶺外多此類一頭有眼口一頭似頭而無眼口云兩頭俱能進退謬也古云見之不祥今南人常見之其禍安在

綠蛇盤結甄

宮中綠蛇 採蘭雜志魏宮中有一綠蛇甄后每日

后效而為髻

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故后髻每日不同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

黃金蛇貫珊瑚

黃色蛇

杜陽編開成中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

中出宮人擲珊瑚玦遂并玦而亡上令徧探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為晉王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額下有阿麼字上曰果不失朕所疑耳

化石小蛇

寓間曰宣和間蔡州士人家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每日惟已時則

見至午時乃隱去日夕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捕置鐵系籃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為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良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蠕動既復為石而屈伸盤結之狀日夕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官梁師成梁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王村芮擊蛇

舉笏擊蛇

齊東野語王村芮祭酒初任仁和尉長

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為蛇所為芮疲於修築一日禁香

孔道輔擊蛇毀廟

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罪多矣法當殺即舉笏擊之應之碎是夕疾風甚雨大水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為名臣聞見錄孔道輔為某州太守到官三日謁廟有蛇以為神每祝之則蛇自神像鼻中出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勵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為哉以笏擊之蛇死遂毀像毀其廟而去

蛇珠 廣異記長安至相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修道院中佛堂坐下恆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

佛堂坐下得徑寸蛇珠

一圍後四十餘年大如堂柱開元中賢者夜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灯而光燦滿堂心甚怪之因於蛇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其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如此酬直胡曰蚌珠則然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嘆服遂買焉

滕王工於蛺蝶圖

滕王蛺蝶 王建宮詞曰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名元嬰高祖子工於蛺蝶有大海眼小海眼村裡來菜花子等名

謝逸蝶詩三百

謝胡蝶 宋謝逸有蝶詩三百首極佳有云江南日

謝逸蝶詩三百

卷六

蝶

十一

百

京城採蟬貨之

暖午風細頻逐賣花人過牆時呼謝胡蝶
賣青林樂 清異錄唐時京城游手採蟬貨之唱曰
賣青林樂

金翼使

玉腰奴

又曰温庭筠嘗得一句曰蜜官

金翼使謂蜂王腰奴指蝶也

金翼使徧告知識無人屬之久之自聯其下曰花
賊玉腰奴蓋上指蜂下指蝶也

化石蜂

南墅閑居錄蘓子瞻嘗言祖光錄公言有

破霧珠即蜂化石也

一書生晝坐檐下見大蜂相螫久之俱墮地起視
已化為小石矣書生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
過市遇蠻貲數輩視書生睥眦損曰願視神珠笑

蜻蜓貼水乃生子也

蜻蜓貼水

會編蜻蜓貼水飛時以尾蘸水中人知其點水不知其點者乃生子也

廣州橘樹買蟻避蛙

養相蟻

雞肋編廣州多種柑樹以圖利常患小虫

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虫不能蛙故園戶多買蟻
於人遂有販蟻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
穴旁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娘相蟻

蟻穴

異聞集徐元之夜讀有人物如粟粒數百皆

徐元之夢蟻

具甲冑擁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蚘蜉王欲觀渙於紫石潭顧左右索渙具允數百齊入硯中獲小魚數千頭元之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觀一無所見捨卷而寢寐間忽被甲士逮去其王曰蚘蜉王其官有馬知玄蜃飛其居有候兩殿凌雲臺夢覺明日掘得蟻穴如三石缶盡焚之

王孫蟋蟀也

王孫 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蔭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蚘蚓螻蝮

席上齋談按月令螻蝮鳴蚘蚓出蓋蚘

蚓與螻蝮同處鳴者螻蝮非蚘蚓也吳人呼螻蝮

蚘引與螻蝮同處鳴者螻蝮非蚘蚓也

蚘一竅備五用

為螻蛄故諺云螻蝮叫得腸斷曲蟻乃得歌名一竅五用 蠡海集蚘蚓二竅一前一後竅雖一而備五用焉視聽嗅食歌蓋全受土氣以生也

蚘引能治魚鯁

六一泥 五日午時于韭畦東面不語取蚘蚓乾之謂之六一泥為魚鯁者以少許擦咽外即消

叩頭虫入耳為患

叩頭虫 墨客揮犀曰叩頭虫能入耳為患有人為虫入耳自謂必死乃極其家所有恣情耗蕩允數年家業盡破虫出疾愈乃叩頭虫也

聚螢囊

清夜錄丁朱崖敗有司藉其家有縫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施不知何用其家曰

聚螢囊照耀山谷

聚螢囊也詳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
隋煬帝已嘗為之曰大為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
之囊蓋其具體而微者耳

泥塗牛馬

夢溪筆談信安滄景之間夏月多蚊蚋

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則為所斃

亡爪殺蚤蟲

韓昭侯搔痒而亡一爪求之甚急左

右因取其蚤蟲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

小黃門頭蟲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

曰除其木竹譬如嬰兒頭多蟣蟲而刺之蕩然蟣

蟲無所復附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蟲者

泥塗避牛馬蚋

韓昭侯左右

小黃門頭有蟲者刺之

皆刺之

改名登科

南楚新聞李蟻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

名上添一畫成蟲字及寤曰蟲者蟻也乃改名果

登科

蝦蟇哭

艾子禱說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嶼中有哭聲

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

尾者皆斬吾鼉也故惧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故

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蚪斗時

事也

抱竿羹

南楚新聞百粵人好食蝦蟇凡有筵會斯

龍王斬水族

釜中下竿煎蝦蟇羹抱竿而熟

為上味先於釜中置水次下小竿煎之候湯沸即投蝦蟇乃抱竿而熟謂之抱竿羹。

蟇更即六更也

蟇更 宋周遵彥豹隱紀談揚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柳鼓交作謂之蟇更此即六更也。

土鴨 蛙大而青脊者俗言名土鴨鳴甚壯亦名水

蛙大而青者亦名水鷄亦呼田鷄

鷄亦呼田鷄。

水族

魚枕 爾雅曰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

丙

禍及池中魚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

說池中魚人姓名

比目魚 吳王膾餘 金陵膾殘魚 爾雅東方有

比目魚不比不行名曰鰈江東呼為王餘昔越王

為膾剖而未切墮落於水化為魚 博物志吳王

江行會膾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今有名吳王膾

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箸猶有膾形 高僧傳寶誌

魚有丁乙丙之名

池中魚人姓名

吳越王化魚

有魚登於龍門
為龍人不能化

對梁武帝食膾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必爾
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膾殘魚是也
龍門術士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

登於龍門而為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涼而不陷搖
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日樞遲而不化彼同切
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
以偽求乎

昭帝昆明池
魚市魚價賤

昆明池養魚三輔決錄故事武帝作昆明池學水
戰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討於池中艱魚以給諸
陵祠餘給長安市市魚乃賤

漢水中以槎頭
斷水

槎頭鱖

襄陽耆舊傳岷山下漢水中出鱖魚肥美
嘗禁人採捕以槎頭斷水謂之槎頭鱖

周存鯉魚詩

鯉

林下清談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
鯉魚戲為詩極佳末云儻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
後入試題為白雲向空盡詩既成苦於無結忽憶
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儻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因
得通籍

西湖漁者納使
宅魚

使宅魚

委巷叢談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
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累
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

隱應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何如若
教生在江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

釣魚應制

歸田錄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

丁謂詩驚鷺鳳
輦穿花去魚畏
龍顏上釣遲

制一歲臨池久之御釣不得時丁謂應制詩曰鷺
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

海多能入言

海多

玉照新志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魚入都能入

言名曰海多人爭觀之亦嘗召至禁中帝自為一
詞曰海多風錯被漁人下網打住將我在帝城中
每日教言語甚時節放我歸去龍王傳言道這裡
思慮爾千回萬度螃蟹最恓惶鮎龍憂慮於李氏

園作場躍入池中不可復獲是歲黃河大決水入
都城壞民屋宇數百家

魚千里

黃魯直每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盆

黃魯直魚千里
事出關尹子

為沼以石為隄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里也

池魚食化

譚子化書庾氏穴地構竹為凭欄登之

庾氏之魚策々
辛氏之魚堂々

者其聲策々焉辛氏穴地構水為凭欄登之者其
聲堂々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欄投餌魚必
踊躍而出但日聞策々堂々之聲不投餌亦踊躍
而出則庾氏之魚可名策々辛氏之魚可名堂々
食之化也

知更魚一更一躍三更三躍

知更魚

代漏龍

採蘭襍志薛若社好讀書往夕

徹曉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半不卧非延益之道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魚每至一更則為之一躍薛蓄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如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大魚口可容舟

摩竭魚

華夷志海中大魚口可容舟名曰摩竭魚

如意珠者摩竭魚口中吐出

烏賊

烏賊墨

烏賊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為死便

烏賊能捉烏烏賊墨書紙逾年自消

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之烏賊江東取烏賊墨書契以紹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唯空紙

不瞑目守夜之義

門鑰以魚

芝田錄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

耳

夜之義也

蚌珠羅漢

甄苑雌黃大觀中吳郡邵宗益剖蚌將

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于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葉少蘊曾公衮皆有詩贊之

綠毛龜

游宦紀聞東坡謁呂文仲值其晝寢久之

東坡綠毛龜刺呂文仲

刺呂文仲

方出見便坐有菖蒲盆，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日龜者，敬新磨口號曰：不要鬧，不要鬧，聽得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似寓言以譏呂。

車螯蚶蠣

何子季侈於食味

南史：何子季侈於食味，後稍欲去其甚者，擬食車螯、蚶、蠣，使門生議之。學生鍾岢議曰：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如，無臭無馨，與瓦礫而何異？故宜充庖厨，永為口實。

蟹斷

元嘉中，富陽人姓王，作蟹斷，且往觀之，見一

山獠知入姓名能傷人

材頭長二寸許，在斷中，而裂開，蟹出都盡，乃治斷出材岸上，明旦往視之，如前。又治斷出材，明晨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籠之，擔歸去家一里，聞籠中窅動，中顧視，向材段變成物，大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吾性嗜蟹，比實入破，君斷食蟹，以此相負，望君恕我。我山神，當相祐助。王曰：汝犯暴人罪，自應死，何以多言？此物曰：君何姓名，頻問不止，王終不荅。去家轉近，曰：既不放我，又不告姓名，當何復許？王至家，以火焚之。土俗謂之山獠，知人姓名，則能傷人耳。

蟹肉謂含黃伯
又云夾舌虫

蟹肉 清異錄盧絳從弟純以蟹肉為一品膏嘗曰
四方之味當許含黃伯第一後食二螯夾傷其舌
血涼盈襟絳自是以蟹為夾舌虫

劉兼勳嗜蟹語
十萬白八敵一
箇黃大不得

蟹圓殼 又曰偽德昌宮使劉承勳嗜蟹但取圓殼
而已親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勳曰十萬白八敵
一箇黃大不得謂蟹有八足也黃魯直詩一腹金
相玉質兩螯明月秋江

乾蟹掛門能治
瘡病

乾蟹掛門 夢溪筆談曰關中無螃蟹元豐中秦人
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為怪物每有人家
病瘡者則借去掛門戶往々遂瘥不但人不識鬼

亦不識也

陶穀一蟹不如
一蟹

蝓蚌 聖宋拾遺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
蝓蚌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蝓蚌至螿蟻凡十餘以
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呼螿蟻為司馬
長卿

螿蟻 成都故事王吉夜夢一螿蟻在都亭作人語
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而異焉使人于都亭候之
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因呼
螿蟻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螿蟻

橙截頂以蟹膏
入其內

橙蟹 新酒菊花 山家清供曰橙大者截頂去穰
留少液以蟹膏入其內仍以頂覆之用酒醋鹽水

蒸熟既香而鮮使人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興
 因憶危巽齋積贅蟹云黃中通理美在其中暢于
 四肢美之至也此本諸易而于蟹得之矣今于橙
 蟹又得之矣陳隨隱漫錄姑蘇守臣進蟹待制
 程奎章批答云新酒菊花惟其時矣上曰茅店酒
 旗豈王言耶令陳藏一擬聞先臣援筆立成畧曰
 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
 之象也

新酒菊花
 內則黃中通理
 外則戈甲森然
 此卿出將入相
 之象也

至長鬚國娶蝦
 女

蟹饌 清異錄有二三友人来訪買得蝦蟹具饌語
 及唐士人逆風至長鬚國娶蝦女事坐客謝秉冲

曰蝦女豈不好白角衫裡箇水晶人滿坐無不大
 咲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逆風至長鬚國拜
 士人為司風長兼駙馬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
 花無葉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無未必不如
 有王大咲曰駙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顧頤間乎
 巨鱗 宋紀趙鼎謫珠崖自雷州浮海而南顧見洪
 濤間紅旗靡々相逐而下疑為海寇或外國兵革
 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無語恐怖之色可掬惶遽
 入舟披髮持刀出篷背上割其舌出血滴水巾中戒
 令閉目危坐凡經兩時頃舟人呼曰更生更生所

大龜目如日

見者巨鱗也。能吞舟。即舟人平生未嘗見。

大龜

政和中路允迪公弼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湧起。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也。如日者目也。當急祀之。公弼口占祝詞。率官僚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

鼈

種鼈

瑣碎錄。方革食鼈。并食其自是苦腹。痛作時。幾不知人。疑鼈。其所致。乃以二物。令小蒼頭食之。蒼頭遂得疾。與革類。而委頓尤甚。未幾。遂死。舁屍置馬廐。未殮也。忽小鼈無數。自九竅湧出。散走廐下。惟遇馬溺者。輒化為水。革聞自臨視。培

鼈覓二物食之害人

種鼈鬻肉搗覓汁灌之

言嫁禍也

聚眾鼈。以馬溺灌之。皆即為水。於是革飲馬溺。遂瘥。或云。白馬最良。埤雅廣要曰。鼈甲以赤覓包。置濕地。即化生。今有鬻其肉而屑之者。搗覓汁灌之。經旬即化為鼈。如細蠶然。舉而投諸池。謂之種鼈。

鼈舞

雅俗謔言。教鼈舞者。燒地置鼈于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聞拍掌。亦跳梁。

癩頭龜頂缸

雲濤小說。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明太祖患之。皆云猪婆龍窟於下。故爾時上部欲聞於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太白龜為害。上惡同

元字因命漁者捕龜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龜
 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
 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龜性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
 缸從綸貫下覆其面龜即用爪搔不復據沙引之
 遂出金陵人作語曰猪婆龍為殃癩頭龜頂缸言
 嫁禍也。山堂肆考龜頭
 疔搭名曰癩

鼉鳴應更

鼉更

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

謂鼉鳴為鼓亦或謂之鼉更以其聲逢々然似鼓
 而又善鳴其數應更如初更一鳴止二即再鳴也
 水族異名 宋毛勝水族加恩簿玄分子通幽博士

龜 甲拆翁金丸丞相九肋君鼈靈清臣橙齋錄事

鱸骨鯁卿鱗錦袍氏鯁李本鯁楚鮮頤淮別駕白

價傾淮縮項仙人槎頭刺史鯁醇疵隱士河豚鯁

墨將軍烏賊海螺可屈突通可玉桂仙君江瑤杜口

中郎將白中隱豐甘上柱國車螯房叔化豪山太

守蠺解蘆中蟹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

水母

淵鑑類函纂要卷之六終

淵鑑類函纂要跋

今茲癸未春兒輩為余開華宴是日也偶藤弼中告其先人養齋先生所著淵鑑類函纂要刻成併乞一言嗚呼先生以有為之資鼎盛之年未得世用而沒其遺憾可知矣余之哭先生猶昨回視殆三十年每追憶至此

未嘗不慨然也余幼時聞先輩之語
先生年纔十三四既能通經史嘗與
同人讀通鑑人未能卒數十葉而先
生則讀了寸餘更取他書閱之人疑
其速試質以其所讀應答如響不差
毫釐非天質高於人何以能如此哉
及余問業函丈而始知先輩不欺余

矣先生為人精悍狀貌清癯寡言笑
然其胸次廓然無一芥蒂故其發文
詩雄偉清新莫不成琅然之音焉抑
天之賦人豐於才者促於壽得於壽
者短於才乘除之理亦有數歟先生
畢生之精神滿腔之心血化成經說
詩文雜著之數十卷其壽之促不亦

淵鑑類函卷之
宜乎今所刻纂要雜著之一而固大
業之餘緒雖不關先生之輕重然弮
中之置彼而先此者以係其沒前之
手澤也至若其裨補于文苑與否則
世自有公論在焉余也頑健徒獲壽
福愧亦多矣臨書愴然不覺涕泗之
交頤也

明治十六年三月

水谷亮采謹撰



業之餘緒雖不關先生之輕重然翊
中之置彼而究此者以係其後前之
亦深也至若其裨補
世自有公論在焉水谷高米對
明治十六年三月
交頤也

明治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版權免許

纂輯

故人

藤江

浩

兵庫縣士族

定價金壹圓貳拾錢

出版人

同縣士族

藤江卓

藏

大坂府西成郡川葺村四百九番地寄留

岡山縣士族

同

三宅治三

郎

同所十六番地寄留

三府

大坂北久太郎町四丁目

柳原喜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壹丁目

北畠茂兵衛

西京寺町通四條上

田中治兵衛

東京銀座四丁目

博聞社

書林

書林

開元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